

美国近代民权运动的启蒙导师

瑟谷德·马歇尔与美国近代民权运动发展史(31)

布克·华盛顿不但是美国当代最有权势的非洲裔美国人之一，还是美国近代民权运动的启蒙导师。他是一位黑白混血儿，于1856年4月5日在弗吉尼亚州哈勒斯福特市(Hale's Ford)詹姆斯·博勒斯烟业农场(James Burroughs Tobacco Farm)的草棚里出生。

布克·华盛顿的母亲简(Jane)是该农场负责伙食的黑人女奴隶。“布克”是他母亲替他起的名字，“托利弗”是他生父的姓，而“华盛顿”是他继父的姓氏，所以他的全名为“布克·托利弗·华盛顿”，他终身使用此名，从未更改。

1863年1月1日，当林肯总统的《解放黑人奴隶宣言(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总统行政命令，在詹姆斯·伯勒斯烟业农场大门前宣读时，时年7岁的小布克·华盛顿站在人群里，有着难以言喻的兴奋，因为他可以到学校上课了。

《解放黑人奴隶宣言》的有效地区仅限于美国东部和北部，而无法达至美国南部。在全美国400万非洲黑奴中，解放了310万。在剩余的90万非洲黑奴中，马里兰、密苏里、肯塔基和德拉瓦四州，就占了50万之众。

美国南北战争后，美国国会通过了《美国宪法第13条修正案》，将全美国黑人奴隶彻底地解放，恢复其美国公民权和自由权，布克·华盛顿的母亲就是在此时得到的自由和解放，而布克·华盛顿自此，才有机会开始学习写字和读书。

在美国近代民权运动发展史上，《解放黑人奴隶宣言》是林肯总统根据《美国宪法》第2章第2段的授权而颁布的。《解放黑人奴隶宣言》是一种权力游戏的升华，是一种政治斗争的策略，是无法长久保留的。而《美国宪法第13条修正案》则是从法理基础上来彻底改变非洲黑奴的地位和权利的。

美国参议院于1864年4月8日通过了《美国宪法第13条修正案》草案，美国众议院于1865年1月31日亦通过了《美国宪法第13条修正案》草案，在全国多数州议会确认后，美国第24任国务卿威廉·亨利·老西沃德(Secretary of State William Henry Seward, Sr.)于1865年12月6日将之签署成正式的《美国宪法第13条修正案》。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地修改宪法，意义重大。

根据当时的美国法律，布克·华盛顿一出生，就是属于奴隶阶级。而更可恶的是，为黑人奴隶提供教育是一种非法的行为，为美国的法律与社会所不容许。布克·华盛顿在这之前，是有不少学校经验的，他每天都要到学校去，不过他之所以到学校，并不是去读书，而是替和他同龄的小女主人提书包和饭盒。

隔着学校的窗户，布克·华盛顿看到了与他同龄的白人孩子在学习数学、地理、语文和音乐，使他除了产生景仰之心外，还开始了好奇心的启蒙，他经常问他母亲，为什么他不能到学校去读书，母亲温柔地手扶其头说：“那是因为你是一个黑人，一个法律不允许读书的奴隶。”布克·华盛顿开始自己偷偷地学习，在他小女主人的指点下，居然学会了数字和英文字母。

身为奴隶的布克·华盛顿，自小就有做事认真的个性。他在博勒斯烟业农场的工作是将奴隶收割好的玉米，用麻袋装好，用马匹运到磨坊去。由于布克·华盛顿个小力弱，连马匹也会欺负他。

有一次在半道上，驼在马背上的麻袋滑落下来，而布克·华盛顿又无力将麻袋再放回马背上，只有牵着马匹，在半道上等人来帮忙，因而回到磨坊时，已经天黑了，奴隶主不相信他的故事，认为他在借机偷懒，于是罚了他一顿皮鞭子。

布克·华盛顿对他自己那位始乱终弃而且不负责任的白人父亲所知不多，从他母亲那里，仅得知他是个有家室的富有农场主。获得了自由的简，带着 9 岁的布克·华盛顿和他弟弟约翰·华盛顿(John Washington)，妹妹阿曼达·华盛顿(Amanda Washington)，改嫁到西弗吉尼亚州马尔丹市(Malden)。

由于家境贫穷，布克·华盛顿自小就靠着半工半读来发奋图强和力争上游，他在 9 岁那年，在别家的同龄孩子养尊处优时，他已经每天早上 4:00 点，跟着母亲到制盐厂里包装盐巴，再跟着身为退伍军人的继父到煤矿场里当小工了，下午收工后，还要到夜校读书，接受基本的教育。

在这家制盐厂和煤矿里，布克·华盛顿遇到了他一生中的第一位贵人，就是制盐厂和煤矿场里的女主人维奥拉·纳普·拉夫纳(Viola Knapp Ruffner)。维奥拉的丈夫是大名鼎鼎的美国南北战争名将路易斯·拉夫纳将军(General Lewis Ruffner)。这对夫妇，不仅影响了他的一生，同时也改变了他的一生。

气质非凡而且长得秀丽大方的维奥拉原是一位小学老师，她于 1820 年在佛蒙特州阿灵顿市出生(Arlington, Vermont)，毕业于佛蒙特州“班宁顿市班明顿师范学院(Bennington Academy, Bennington)”，之后在北卡罗来纳州和新泽西州任教数年。

维奥拉虽然是个女流之辈，但却是位巾帼英雄，她心怀大志，要办学兴教，教育众生。当她自己的学校开始进入正常化运作时，天不与我，一场大病，使她的雄心壮志，化为流水。在佛蒙特州老家将病养好后，通过友人的介绍，维奥拉只身来到了西弗吉尼亚州卡诺瓦县(Kanawha County)，担任正经受丧妻之痛的罗夫纳将军豪宅的女管家。

也许是缘分吧，维奥拉像一位天使一样，提着小行李箱子，飘然而至，她走进了罗夫纳将军的家门，也走进了拉夫纳将军的生命。1843 年春天，在风景如画的西弗吉尼亚州查尔斯顿市(Charleston)，维奥拉小姐，变成了拉夫纳夫人。

拉夫纳将军于 1797 年 10 月 1 日在西弗吉尼亚州查尔斯顿市出生。在南北战争爆发前，他是弗吉尼亚州州会议员。美国南北战争爆发后，弗吉尼亚州分裂为两个州，新州是效忠美国政府的西弗吉尼亚州，拉夫纳被晋升为美国陆军少将，负责西弗吉尼亚州的军事防守。

南北战争后的拉夫纳，为美国政府负责 200 万元预算的卡诺瓦河(Kanawha River)流域的水坝工程。从美国陆军退役后，拉夫纳弃军从商，投资制盐厂和煤矿场而致富，后更出任西弗吉尼亚州众议员，他同时也是自己老家查尔斯顿市的民间领袖。

婚后的维奥拉全力以赴地相夫教子，并替忙碌于政务的拉夫纳将军打理制盐厂和煤矿场。当布克·华盛顿被维奥拉调回自己住家当管理员时，开始了他人生的另一段传奇。

在布克·华盛顿之前，曾有许多人在维奥拉家做过管理员，但都得不到她的认可和赏识，唯独这个年方 15 岁的布克·华盛顿，使她觉得的确是与众不同，儒子可教。

根据布克·华盛顿在 1901 年发表的第一部自传《自奴隶制度里升起(Up From Slavery)》中说，在他一生中最好的朋友维奥拉那里，他学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如何面对人生，如何遵守清教徒的纪律生活(Puritan ethic)，这种道德启蒙，使布克·华盛顿终身受用，也终身奉守。

布克·华盛顿除了替维奥拉管理家务外，还负责替她将农场生产的蔬菜和水果，卖给煤矿工人，每天经手的钱，总是一分不差地交回给维奥拉，这使她更加相信他的廉洁。

维奥拉慧眼识英雄，决定要全力栽培这位气质非凡的年轻人，不但教以做人处事之道，还鼓励他入学进修，而且视他如家人，愿意承担他的学费和生活费。在业余时间，维奥拉有系统和计划地开始教育这位诚实的年轻人，不到4年，布克·华盛顿的学术基础，已经足可应付贤普顿学院的课程。

在维奥拉的帮助下，16岁的布克·华盛顿，前往弗吉尼亚州南部贤普顿市，以半工半读的形式，在“贤普顿普通与农业学院(Hampton Normal and Agricultural Institute)”，完成了自己的学业。

布克·华盛顿从小就是个有原则的人，从不贪恋钱财，他只肯接受维奥拉一小部分的金钱帮助，作为前往弗吉尼亚州贤普顿市的路费。为了省钱，他用双脚走完全程500英里的道路，才到达了弗吉尼亚州南部的“贤普顿普通与农业学院”。

鞋子走破了，露着十个脚趾头。在到“贤普顿普通与农业学院”后，布克·华盛顿的口袋里，只剩下了最后的五毛钱，校长夫人对这位长途跋涉衣衫不整、鞋破发脏的年轻人说：“你替我把那房间清洁出来。”布克·华盛顿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他将房间打扫了三次，连一粒灰尘都找不到了，才去向校长夫人汇报。校长夫人自此对他刮目相看。

“贤普顿普通与农业学院”校长塞缪尔·查普曼·阿姆斯特朗将军(General Samuel Chapman Armstrong)被这位远道而来的年轻人感动了，他及时向布克·华盛顿伸出了援手，不但允许他入学，而且还替他安排了一份在学校当清洁工的职位，才使他得以稳定下来读书。

“贤普顿普通与农业学院”是用美国基督教教堂提供的基金，来培养非洲裔美国人急需的教师人才的学院。一来由于维奥拉的大力推荐，二来也是布克·华盛顿自己的勤奋好学，谦恭有礼，做事认真，“贤普顿普通与农业学院”校长阿姆斯特朗将军对他是特别的印象深刻，刮目相待。

1875年，布克·华盛顿在“贤普顿普通与农业学院”毕业，他返回西弗吉尼亚州马尔丹市，一来是与母亲团圆，二来是执教于当地的小学，开始他的执教生涯。1878年，布克·华盛顿为了得到更好的教育，再到美国首都华盛顿“韦兰师范学院(Wayland Seminary)”深造。

次年，取得学位后，返回母校“贤普顿普通与农业学院”出任校务主任，并且担任当地的印第安土著(Native Indian Americans)的教育导师，更成为“塔斯基吉黑人普通学院(Tuskegee Negro Normal Institute)”的创办人。

“塔斯基吉黑人普通学院”是一项政治利益交换的结果。1880年，阿拉巴马州马康县的非洲裔美国人民间领袖路易斯·亚当斯(Lewis Adams)，与当地两位民主党白人政客威廉姆·霍士达(William Foster)和亚瑟·布鲁克斯(Arthur Brooks)，达成了一项政治交易：亚当斯全力以赴地支持他们的竞选，如果他们当选后，要求阿拉巴马州政府拨款兴建一座专供非洲裔美国人教育下一代的工商学院，做为回报。

在亚当斯的大力助选下，霍士达与布鲁克斯双双当选。两人上台后，遵守诺言，促使州议会通过《特斯基吉黑人普通学院的拨款议案》，这就是阿拉巴马州塔斯基吉市“塔斯基吉黑人普通学院”的历史来源。

他们在物色适当的“塔斯基吉黑人普通学院”领导人选时，向富有办学经验的“贤普顿普通与农业学院”校长阿姆斯特朗将军咨询，希望他能推荐一位白人，来担任这间新生的“塔斯基吉黑人普通学院”的领导人。

阿姆斯特朗将军本身是一位军人出身的美国白人，他因大力推动美国农业现代化而名扬全国。他接到了阿拉巴马州议会的要求后，毫不犹豫地立即大力推荐年仅 26 岁、品学兼优的布克·华盛顿前往“塔斯基吉黑人普通学院”独挑大梁，出任该校的第一任校长。

1881 年 7 月 4 日，与弗吉尼亚州“贤普顿普通与农业学院”类似的“塔斯基吉黑人普通学院”开张，加入教育非洲裔美国人的行列，布克·华盛顿领命前往，从此开展了他人生事业的传奇新篇。

“塔斯基吉黑人普通学院”的名字，乍听起来，好像是满有规模的，其实不然。“塔斯基吉黑人普通学院”在开业之初，连自己的校舍都没有，只是从当地的基督教教堂里，租借了几间地下室，买了些简陋的破旧桌椅，作为临时上课的地方。

这间学校的简陋，可以从一件事情上看出来：在阴天下雨时，每间教室里个头高的学生，需要打着雨伞站在老师身边，才能使老师不至于变成落汤鸡。

这是布克·华盛顿初试啼声之地。就是这样，在阿拉巴马州教育局每年只有 \$2,000.00 元的预算下，布克·华盛顿跨出了他人生最重要的教育下一代事业的第一步。人穷志不短，布克·华盛顿根据自己本身的条件和环境，从零开始，制定了一套符合实际状况而且可自立更生的教育方案和策略。

“塔斯基吉黑人普通学院”的学生，在上课之余，必须同时从事贸易和劳动，他领导着学生们自己动手种菜养家禽，将剩余的产品，拿到市场上去卖掉，帮补学校紧张的经费。

“塔斯基吉黑人普通学院”设有土木系和水泥系，这两科的学生成了“塔斯基吉黑人普通学院”的发展建设队，几乎所有的学校校舍，和各部门办公室，都是师生们自己亲手盖起来的，学生们既有了实际动手的学习机会，学校亦有了实用的校舍，一举两得，皆大欢喜，两全其美。

布克·华盛顿自己勤奋，也要求他的学生勤奋，他们每天早上 5:30 分开始，一直到晚上 9:30 分为止，除了午饭时间，全天候学习和工作。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然效果惊人，使世人侧目。

布克·华盛顿的重要办学宗旨之一，是要为下一代的非洲裔美国人，搭起一条通往美国主流社会的康庄大道。他坚定不移地深深相信，通过良好的教育，职业的培训，对美国社会做出了正面的贡献，视这块大地为与自己生死与共的国家，这种负责任的公民，是没有理由不被这个国家的人民所接受的。

布克·华盛顿的交际才华，在这里开始显露出来，他的诚恳和真挚，使他得到了当地富商的支持。第二年，布克·华盛顿利用募捐来的经费，加上从自己母校“贤普顿普通与农业学院”借贷的一笔基金，购买了一块荒废了许多年的农产地，将之改为“塔斯基吉黑人普通学院”的校址。

1888 年，“塔斯基吉黑人普通学院”初具规模，已经拥有了 540 亩土地和 400 名学生，加上经济条件的好转，使他更有能力来号召和聘请更为优良的老师，共同来参与他教育非洲裔美国人下一代的大业。

在布克·华盛顿的悉心经营下，天时地利加人和，使“塔斯基吉黑人普通学院”不断成长，后来改组成了“塔斯基吉大学(Tuskegee University)”，而布克·华盛顿的余生，全部奉献在这座学府上，并且终身担任该校校长。这种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成功，使布克·华盛顿成了阿拉巴马州最受尊重和拥戴的民间领袖。

1895 年 9 月 18 日，布克·华盛顿被邀请至在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市召开的“国际与美国棉花博览会(Cotton State and International Exposition)”的开幕式上发表演讲。他用温和但坚定的声音告诉全世界，所有的非洲裔美国人，将会通过教育和工作，来逐渐融入美国的主流社会：

“一艘在海上迷航多日的船只，突然看到了友船。遇难船的桅杆上升起了信号旗：水！水！我们渴死了！船上立即答复：扔下你们的水桶来！遇难船上又一次升起了信号旗：水！水！给我水！接着得到回答：扔下你们的水桶来！”

第三次第四次的信号也得到同样的回答：扔下你们的水桶来！遇难船的船长终于明白了指令，放下了水桶，拉回来满桶亚马逊河新鲜的和闪亮的清水。

对我的种族中要想在外国土地上改善他们的条件，或是过低估计发展与南部白人关系的重要性的人，我将说：扔下你们的水桶来！——扔到我们周围那些愿以各种人道的方式同我们交朋友的各族人民当中来，扔到农业、工业、商业和国内各种行业和各种职业中来。”

布克·华盛顿又说：

“我们最危险之处在于，从被奴役到自由的跃进中，我们可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的群众是靠我们双手生产所得来养活的，因而没有想到我们的繁荣发展是同我们学习尊重和赞扬普通劳动的程度相应发展的，同我们会把智力和技术投入普通职业的程度相应发展的，是同我们学会区别表面的和实质的东西，区别生活中华而不实和实质有用的东西的程度相应发展的。只有懂得耕田和写诗是同样光荣时，一个种族才能繁荣昌盛。”

布克·华盛顿呼吁说：

“对于希望这些在外国出生，有着陌生的语言和习惯的外地迁来的移民能够为南部繁荣昌盛出力的白种人来说，请允许我重复一句对黑人说的话：扔下你们的水桶来！扔到八百万黑人中来，你们了解他们的生活习惯，在那种已经证明背信弃义意味着家破人亡的年月里，你们考验了他们的忠诚和信誉。

扔下你们的水桶来！扔到这样的人中来：他们不罢工，也不从事劳工运动斗争，他们耕种你们的田地，整治你们的森林，修建你们的铁路和城市，从大地提取财富，帮助创造南部发展的壮丽图景。

扔下你们的水桶来！扔到我们的种族来！像你们现在做的一样，帮助和鼓励他们，培养他们的手、脑和心灵。你会发现，他们将买下你剩余的土地，在你们的田野的空地上使鲜花盛开，管理你们的工厂。

这样做，可以肯定，犹如以往一样，你和你的亲人在未来将处在世界上最耐心、最忠诚、最守法、最守本分的人当中。在过去，我们抚养你们的孩子，在病床边看护你们的父母，泪眼朦胧地送他们去坟墓安息，这些已证实了我们对你们的真诚不二，而在未来，我们将温顺地忠心耿耿地守护在你的身旁，不许外人靠近，必要时牺牲我们的生命来保护你们。

把我们的工业、商业、民间生活和宗教生活与你们的交织在一起，这样，我们两个种族的利益将融为一体。在一切纯粹是社会的事情上，我们可以象五个手指一样的分离而立，但在一切对我们共同的进展有重要关系的事情上，我们就像一只手一样。

除非我们都获得高度的智力和高度的文明发展，否则我们任何一方都无法自卫，无法获得安全。无论何处出现压制黑人充分发展的行动，就让我们将这些行动转化成为激励、鼓舞的力量。使黑人成为最有用和最最有才智的公民吧！——我们是在这里躬身朝向陈列着你们和我们种族奋斗成果的圣坛！”

诚恳的语气，坚定的态度，谦虚的仪表，叫人无法拒绝的理论，使在座者无不为之动容、为之感动。通过了新闻媒体的广为报道，布克·华盛顿的大名，传遍了全世界，使各国政要和领袖，无人不知他的名字。

在美国国内，由于布克·华盛顿的温和形象和诚恳态度，亦为主流社会所认可与支持，视之为新一代非洲裔美国人的典范。1895年，美国首都“霍华德大学”授予布克·华盛顿名誉博士学位。同年，友人们集资，送了两张前往欧洲度假的船票予布克·华盛顿夫妇，在英国伦敦，维多利亚女皇(Queen Victoria)因久仰布克·华盛顿大名，以下午茶点亲自招待之，可见英国皇家对他的肯定和器重。

1901年，美国第25任总统威廉·麦肯利为了鼓励和肯定布克·华盛顿的努力和成就，特别亲临阿拉巴马州塔斯基吉市，访问了“塔斯基吉黑人普通学院”。威麦肯利总统在多次的公开演讲里，数度赞扬和肯定了布克·华盛顿的成就和努力。自此以后，美国的权贵，争相与之交往，并且愿意慷慨解囊，大力支持他的教育大计。

从1890年至1915年，布克·华盛顿已经成为美国非洲裔美国人的民间领袖，他的言行和舆论，外界多解读为非洲裔美国人的意向，而布克·华盛顿本人，也深以能代表非洲裔美国人发言而感到骄傲。

布克·华盛顿是美国最后一代黑人奴隶的典型代表，他温和的形象和优雅的谈吐，坚持原则但不激烈求进，使他受到全国各界的仰慕和尊重，上达总统，下至市井，都争相与之交往。在美国近代史上诸多的非洲裔美国人领袖里，若论人缘之广，人脉之深，无人可出布克·华盛顿其右。

布克·华盛顿无私无畏与其牺牲自我的精神，使他成为非洲裔美国人的楷模和榜样。在他忘我的工作精神的感召下，他的“塔斯基吉黑人普通学院”和“塔斯基吉大学”，一直得道多助，度过了一次又一次的经济危机。

许多当年美国的超级富豪如标准汽油大老板亨利·赫图顿·罗杰斯(Henry Huttleton Rogers, Standard Oil)、希尔斯公司总裁朱利叶斯·罗斯华德(Julius Rosenwald, Sear, Roebuck and Company)、柯达公司创办人乔治·伊斯门(George Eastman, Kodak)、银行家约翰·戴维逊·洛克菲勒(John Davison Rockefeller)、钢铁大王安德鲁·卡立亚兹(Andrew Carriage)、美国第27任总统威廉·霍华德·塔夫脱(President William Howard Taft)等人，不但是他的好友，更是他教育事业的赞助人。

在这些权势朋友中，最使人们津津乐道的交往，是布克·华盛顿与美国首富罗杰斯的友谊。罗杰斯自己是白手起家，从一无所有，到全国首富，全靠自己，他对于一些出类拔萃的人物，特有好感。

1894年，罗杰斯到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听布克·华盛顿演讲，回家后深为感动。第二天，他亲自打电话给布克·华盛顿，告诉他自己是誰，同时要求和他有一个工作上的碰头会议。

以后的15年间，无论在罗杰斯马萨诸塞州费亚海艾汶市(Fairhaven)的度假别墅处，还是在他停在海边的豪华蒸汽油轮“卡纳华号(Kanawa)”里，甚至是他私人的住家的饭桌中，布克·华盛顿都是他的常客。

由于他们二人都不是那种在公众场合炫耀个性的人，他们的特殊交情，成为一段很少人知道的杏林逸事，直到1909年罗杰斯突然中风而死后，此事才被罗杰斯的家人传了出来，世人始知之。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得出来布克·华盛顿行事之低调和谦和。

一位记者闻之，向布克·华盛顿咨询罗杰斯的慈善事业情况，布克·华盛顿据实回答说，别的领域，他并不清楚，但他自己利用罗杰斯提供的资金，已经兴建好了并开始运行了的非洲裔美国人的中、小学，就有650间之多，该记者听后，惊讶得一时说不出话来。

1907年，布克·华盛顿亲赴宾夕法尼亚州费城，拜访美国超级女富豪安娜·托马斯·詹尼斯(Ana Thomas Jeanes)，就发展非洲裔美国人教育基金一事向她求助。詹尼斯早就仰慕布克·华盛顿的盛名，相见恨晚，立即以100万元许之。布克·华盛顿的人格魅力和道德号召力，在此可见一斑。

詹尼斯是一位传奇性的人物，她于 1822 年 4 月 7 日在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出生。她的父亲以赛亚·詹尼斯(Isaiah Jeanes)是一位身价千万的美国干货代理商，并且还是一位拥有数座煤矿山的商人，她母亲也是叫做安娜·托马斯·詹尼斯，在詹尼斯 3 岁时去世。

詹尼斯在全家 9 个兄弟姐妹中是老幺，她的 7 位哥哥和 1 位姐姐，不但短命，而且全部没有子女，所以当以赛亚·詹尼斯在 1850 年 8 月 7 日去世后，整个家族的财产继承权，全部落到她一个人的头上。

詹尼斯是一位虔诚的“公谊会(Quaker)”基督教信徒，“公谊会”是以反对奴隶制度而闻名于世的宗教组织。家族的不幸和宗教信仰，使詹尼斯看破了红尘和人生，她利用手上的财富，广结善缘，大力支持社会福利，为世人所称赞。

詹尼斯的慷慨和豪爽一直是世人茶余饭后的话题，她曾大手一挥，捐了 20 万元给“春园理工学院(Spring Garden Institute)”，20 万元给“费城公谊会学校(Quaker School of Philadelphia)”，20 万元给“老者之友养老院(Home for Aged Friends)”，10 万元给“希克斯养老院(Hicksite Friends)”，但最使世人惊讶和乐道的，则是 1907 年对布克·华盛顿的募捐。

《纽约时报》1907 年 4 月 24 日头条新闻报道说：“这个城市的詹尼斯小姐在上个星期一，转汇了 100 万元予特别帐户，其利息和基金全为南方黑人学校教育专用。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笔私人捐款。”

詹尼斯在同年的 9 月 24 日，病逝于宾夕法尼亚州德国城(Germantown)，火化后，下葬在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平等坡坟场(Fair Hill Burial Ground)，享年 85 岁。

美国慈善家罗斯华德的双亲是以倒卖衣服为生的新移民，他自己虽然是白手起家，但是对于少数民族尤其是非洲裔美国人，充满了同情和支持，当布克·华盛顿邀请他加入“塔斯基吉学院董事局(Board of directors of Tuskegee Institute)”时，罗斯华德立即慷慨允之。

“塔斯基吉学院董事局”有了罗斯华德这位超级富豪的加入，意味着得到了一张签好字的空白支票，再也不必为经费而发愁。1912 年开始，他陆续不断地将资金捐进“塔斯基吉学院董事局”，使布克·华盛顿有了大展拳脚的舞台和机会。

1913 年至 1914 年之间，布克·华盛顿在阿拉巴马州的郊区，为附近的非洲裔美国人孩子，开办了六家全新的中、小学。这种实际的效果，使罗斯华德对布克·华盛顿这位教育家立即刮目相看，他立即又拿出了 400 万元，为布克·华盛顿单独设立了一个叫做“罗斯华德的基金会(The Rosenwald Fund)”，由他全权管理之。

布克·华盛顿运用这笔资金，开始全面地加强和推广他的办学计划，从马里兰州到德克萨斯州的 15 个州的 883 个县内，他兴建了 4,977 间学校，217 栋教师宿舍和 163 栋带有商场的建筑，在 1932 年时，这批机构，总共容纳和教育着整个美国南方三分之一的非洲裔美国人小孩子。

布克·华盛顿运用自己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地位，创办了一个以推广非洲裔美国人教育事业为宗旨的庞大网络，几乎将美国的名人，全部拉拢进来，作为名誉赞助人，其受益人甚至包括了许多公立学校在内的机构，至今尚且在继续发展，这个长期以来无条件资助的学术机构，已经超过了五千余家。

布克·华盛顿的远见和智慧，使许多激进的非洲裔美国人民权领袖气愤不已，当大家都嚷嚷着要与美国白人划清界限时，他挺身而出，冷静地告诉大家，那是一条错误而且危险的死胡同，如果没有了占绝大部分人口的白人的支持、合作和理解，所有的非洲裔美国人的民权运动，将不过是一场春梦而已。

布克·华盛顿认为理由很简单，民权与民主，是一物的两面，互为表里，不可或缺，而民主的真谛，就是要少数服从多数。而少数服从多数，并不表示就是放弃自己的基本原则。如果非洲裔美国人自己不放弃原则和尊严，谁也无法将之夺走。

布克·华盛顿全心全意地支持非洲裔美国人的民权运动，但绝不允许任何人假借他的招牌来招摇撞骗，挂羊头卖狗肉。当他知道杜波依斯嘲笑他是“最伟大的和稀泥者(The Great Accommodator)”时，他一笑置之，不加计较；但当他知道了“尼亚加拉民权运动”居然讨论着用强硬手段来争取非洲裔美国人的民权时，他立即采取实际行动，公开宣布撤回对“尼亚加拉民权运动”的支持，并且与之保持距离。

在布克·华盛顿短短的 59 岁的人生中，他用了三分之一的的时间，来告诉他热爱着的非洲裔美国人同胞，革命和民主，永远不能共存，有了革命的民主，一定是假的民主，真正的民主，要的是改革，而不是革命，务请他们不要相信满嘴革什么命的政治骗子们的瞎说和鼓动。

布克·华盛顿将眼光投视在未来，他认为非洲裔美国人的民权运动，是一项长久的人类工程，为了达到这个长远的战略目标，教育是所有一切的源头，唯有具备了先天的条件，才会有后天之成果，他自己身体力行，言行一致，终身奉献在下一代的教育事业里而无怨无悔。

1901 年，布克·华盛顿的自传《自奴隶制度里升起》一经出版，立即引起轰动的潮流，成为全美国的畅销书，洛阳纸贵，风行一时。年轻的非洲裔美国人，人手一册，作为自己学习和奋斗的榜样。美国的政客，亦是人人争读，作为自己施政的参考。

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读后，深为感动，他写了一封信给布克·华盛顿说：“我必须要尽快见到你，想与你讨论有关美国南方法官的提名人选问题。”罗斯福总统同时向布克·华盛顿发出正式的白宫晚宴邀请函，请他到白宫做客，共进晚餐。1901 年 10 月 16 日晚上 8:00 时，他与罗斯福总统在白宫共进了一顿边吃边聊的温馨晚餐。

在用餐时，罗斯福总统征询布克·华盛顿有关谁是美国南方最佳的美国法官人选的问题，他立即推荐了自己的好友，前阿拉巴马州州长托马斯·琼斯(Governor Thomas Jones)。罗斯福总统问布克·华盛顿为什么要推荐琼斯而不是他人？他回答说：“除了琼斯的人品和法学修养外，更重要的是他有着一向反对私刑处死的坚定态度，而且以此闻名于世。”

《孟菲斯商业呼吁报(The Memphis Commercial Appeal)》于当天的新闻报道中说：“阿拉巴马州塔斯基吉黑人普通学院布克·华盛顿校长，今晚在白宫与罗斯福总统共进晚餐，据我们的了解，他将会向罗斯福总统推荐几位美国南方的美国法官候选人——看来他对现在的政权有着极大的影响力。”数天后，罗斯福总统正式向美国参议院提名琼斯为美国法官，得到美国南方十多个州的鼓掌与肯定。

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被在位的美国总统邀请至白宫做客的非洲裔美国人，也是第一位与在位的美国总统在白宫共进晚餐的非洲裔美国人，可谓殊荣也。布克·华盛顿毕生奉献于非洲裔美国人的教育大业，功高劳大，实至名归，当之无愧。

布克·华盛顿工作勤奋，办事认真，虽然功成业就，但依然凡事亲力亲为，不敢稍为大意，唯恐有负朋友们的重托，有失师生们的期待。

由于长期的超时劳累，他的身体和健康，日渐衰退，经常病倒。1915 年 11 月 5 日，布克·华盛顿在纽约出差时，终于因为操劳过度，引起血压过高而导致身体崩溃，被送进了纽约市的圣路加医院(St. Luke's Hospital)接受全身检查；医生们发现他已经得了严重的动脉硬化症(Arteriosclerosis)，并且将不久于人世。友人们尊重他

自己的意见，尽快地将他送回阿拉巴马州“塔斯基吉大学”；但为时已晚，医治无方，1915年11月14日，在他返回“塔斯基吉大学”几天后，便与世长辞，享年59岁。

布克·华盛顿的遗体埋葬于他一手兴办起来的“塔斯基吉大学”园内。出殡之日，在人烟稀少的阿拉巴马州塔斯基吉市，竟然有超过八千余名黑白各半的人们群集在“塔斯基吉大学”校园内，自动自发地来为这位美国近代史上最优秀的教育家送行。

布克·华盛顿之所以能够得到这么多权势或富豪们的支持，是有其众多理由和原因的，其中最大的理由和原因，就是他的清廉自奉、公私分明和不贪钱财的人格魅力，这与其他身价千万的美国民权领袖们相比，一天一地也。

1881年布克·华盛顿创办“塔斯基吉黑人普通学院”时，是从零开始的，除了两间空课室外，一无所有。他去世后，“塔斯基吉大学”已是一间拥有一百栋房屋，可供1千5百名大学生同时上课的大学。他留下了数个庞大的教育计划和200万元的现金给他的继承人。

布克·华盛顿的大爱与纯真，没有被美国人忘记，1940年，美国邮政总局发行了一张印有他肖像的10¢邮票，作为对这位划时代非洲裔美国伟人的纪念，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以一位非洲裔美国人的肖像发行邮票，意义重大。

美国财政部于1946年至1951年，及1951年至1954年，两度将布克·华盛顿的肖像，铸在50¢的硬币上，来向这位伟大的非洲裔美国人致敬，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将一位非洲裔美国人的肖像，铸在美国的硬币上，具有非凡的意义，更见公道自在人心。

布克·华盛顿是人间黑暗中的蜡烛，他发光，他发热，他燃烧自己，照耀他人，他是春天吐丝的蚕，只知耕耘，不计得失，至死方休。布克·华盛顿的事业和声誉，都已经攀爬到了人生的最高点，可是他的个人命运，却是崎岖坎坷，使人唏嘘浩叹，伤感难平。上帝赐给了他智慧、荣耀、地位和权势，却忘了给他人生的幸福。

布克·华盛顿的第一任妻子芬尼·史密斯(Fannie Smith)是他的同乡，两人都是在西弗吉尼亚州卡纳华河边上的小镇上长大。1882年夏天结婚后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小女孩，叫做波西亚·华盛顿(Portia Washington)，家庭美满，可是这种幸福的日子，维持了不到两年，就被死神的突然来临而拆散了。

史密斯在1884年5月去世后，留下了嗷嗷待哺的小女儿，和他相依为命。布克·华盛顿的第二任妻子奥利维亚·阿美丽佳·戴维森(Olivia America Davidson)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向他伸出了同情与爱慕的双手。

戴维森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而且充满了爱心的女性，她出生在俄亥俄州，后到弗吉尼亚州“贤普顿普通与农业学院”读书，与布克·华盛顿是前后期同学。戴维森毕业后，又在马萨诸塞州范明翰市“马萨诸塞州州立学校(Massachusetts State Normal School, Framingham)”取得学位，毕业后，她任教于密西西比州和田纳西州。戴维森在1884年，接受布克·华盛顿的邀请，转往阿拉巴马州“塔斯基吉大学”执教，一年后，升迁为该校的助理副校长。

1885年与布克·华盛顿结婚后，育有两个儿子，长子是布克·托利弗·小华盛顿(Booker Taliaferro Washington, Jr.)，次子是欧内斯特·戴维森·华盛顿(Ernest Davidson Washington)，可是天妒英才，戴维森在4年后，亦因病去世。

1893年，布克·华盛顿走出了孤独和悲伤，与玛格丽特·詹姆斯·默里(Margaret James Murray)结婚，两人没有孩子，默里视他的二男一女为己出，亲自抚养之，然而又是好景不长，默里又在1925年，因病去世。自此以后，终其余生，布克·华盛顿未曾再娶。

美国得天独厚，地杰人灵，是一个英雄与豪杰辈出的国家。开国以来，任何为当权者涂脂抹粉的政客，无一不以羞耻的失败为收场，这也培养了美国人民崇拜英雄和唾弃五毛的民族个性。

在美国近代史上，能以一人之力，而改变了整个时代的面貌者，唯独布克·华盛顿一人。百十年来，所有的非洲裔美国人，因感其恩，多以歌颂之，多以德赞之。布克·华盛顿在平凡中见伟大，于朴素间显真诚，他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傲立天地，流芳百世，当之无愧也。（待续）

2011年4月25日 高胜寒 在 美国华府